



## 遇到张阿松<sup>(上)</sup>

□黄俊生

文天祥与伯颜的谈判毫无悬念地不欢而散,面对不满足于割地赔款、一心只要南宋全部河山的蒙古人,文天祥丢掉幻想,“抗辞慷慨,上下颇惊动,北亦未敢遽轻吾国”,并且掷地有声地说:“吾南朝状元宰相,但欠一死报国,刀锯鼎镬非所惧也。”(《指南录后序》)因为谈判地点在元军驻扎的杭州城外皋亭山,历史就把这次谈判称作“皋亭抗论”。“皋亭抗论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件。文天祥抗元之论,以中华道统为底蕴,使中华文化精神在南宋灭亡之际,迸发出划破长空的耀眼光芒。

在元大营被扣留20天后,文天祥随南宋请降使臣北上元大都,当时,他已失去谈判资格,属于押解随行。船行至京口(镇江),文天祥与手下12人寻隙逃脱,经过两个月的逃亡,辗转真州(仪征)、高邮、扬州、海陵(泰州)、海安、如皋、通州(南通),从通州石港渡海南下,转温州、福州,再次高擎抗元复宋大旗。

这一路的行程,文天祥写了不少诗,在南通境内就写了20余首,他将这些诗编成诗集《指南录》。《指南录后序》是诗集的一篇序文,简略地叙述了出使元营、面斥敌酋、被扣押冒死逃脱、颠沛流离、万死南归的冒险经历,读完《指南录后序》,再读其诗,文天祥逃难之路和报国心路的轨迹,就跃然纸上了。

文天祥冒死逃到海安时,已是明媚春

天,十里桃花,映红运盐河两岸。

文天祥无心观赏风景,他左躲右闪,穿行于刀光剑影里。当时,扬州还掌握在南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手中,李庭芝听信流言,怀疑文天祥为元说降,下令捕杀。

“维扬帅下逐客之令,不得已,变姓名,诡踪迹,草行露宿,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。”(《指南录后序》)无奈之下,文天祥化名刘洙,在高邮买了条小船,乘船南下。一路上,既要防范李庭芝追杀,又要躲避元兵围捕,真是险象环生,步步惊心。

在海安,文天祥写过一首诗《发海陵》,这是他在今天的南通境内所写的第一首诗:

自海陵来向海安,分明如渡鬼门关。若将九折回车看,倦鸟何年可得还。

那时的海安,是海边一个小镇,往西到泰州,往南是如皋、通州,水路陆路交通便利,有居民数百家。文天祥《发海陵》就是夜宿海安时所写。文天祥一行住在海安哪里?迹不可寻,有人说是住在石板桥,有人说住在城隍庙。海安城隍庙东曾经有个“文文山先生题壁处”,壁上有文天祥题写的《发海陵》诗,猜想文天祥当是求宿于城隍庙。历朝历代文人雅士,都有在驿舍墙上题写诗句的习惯,当年李白在黄鹤楼,想在壁上题诗,抬头看到崔颢已有诗在前,读之,觉得不能胜过崔诗,遂长叹一声,写下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,掷笔

而去。宋江喝醉酒曾在浔阳楼题壁,“他日若遂凌云志,敢笑黄巢不丈夫”,结果惹来官司差点丢了小命。至于文天祥是不是也在逃难之夜于海安宿处壁上留诗,这无法考证,但海安文天祥题壁处作为一处重要文化遗迹,被海安百姓一直保留到晚清。

在海安住了一夜,文天祥一行乘船沿着古运盐河向南进入如皋境内。文天祥吩咐舟子将船由运盐河行到偏僻的窑子河虾子湾,这里,离如皋不远,待探明情况并与县令朱省二联系上再定夺。日已近午,春光灿烂,河岸杨柳依依,田垄菜花金黄,河水拍打着船舷,轻轻冲刷河滩,发出轻微的“唰唰”声响,衬托出四周宁静安定,一行人暂时忘却环境的艰险,得以暂时放松。这时,岸上集市传来叫卖青虾的吆喝,文天祥收拾起等待城内消息的焦灼心情,让书童上岸买青虾,并赋诗《虾子湾》:

飘蓬一叶落天涯,潮减青纱日未斜。好事官人无勾当,呼童上岸买青虾。

这是文天祥途中较为轻松的一首诗,能够在艰险途中享受生活乐趣,可见一行人视死如生的英雄气概和诗人的情怀。

食罢青虾,文天祥解缆离开虾子湾,从虾子湾进入凤凰池再转进古运盐河,十来里的路程,傍晚就到达如皋。如皋里为县,但还没有城墙,街市和民居分跨运盐河两岸而建。文天祥的船靠岸停泊,着人打听县衙处所,居然打听到如皋已被元军占领,

如皋县令朱省二归顺元朝,正卖力地率兵沿河拦截、追捕他,文天祥惊出一身冷汗,赶紧挂帆连夜离开如皋。途中,文天祥写《过如皋》:

如皋县隶有泰州朱省二者,受北命为宰,率其民诿道路,予不知而过之。既有闻,为之惊叹。

雄狐假虎之林泉,河水腥风接海涛。行客不知身世险,一窗春梦送轻桡。

这个朱省二,投诚元军后,捕捉文天祥特别卖力,不仅沿古运盐河严密布防,还在路上设柴堆,一发现文天祥踪迹,燃放烽烟,一呼百应,彼此相连,像捕捉受惊的兔子一样,让文天祥无路可逃。诗中“河水腥风接海涛”一句,道出当时严峻恐怖的气氛。所好文天祥机灵,逃过一劫。离开如皋后,大家商量,不能再沿古运盐河走了,太危险了,于是,决定弃古运盐河而改走龙游河。文天祥一行在镇江脱险辗转逃难,迂回曲折地在南宋与元兵的围追堵截之间潜行,不敢雇用向导、不敢公然探路,一路躲过追捕,逢凶化吉,确有运气的成分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章 文山渡海:文天祥的江海遗篇



## 丝路花语



## 雨丝风片

## 从师友间得来<sup>(外一篇)</sup>

□杨弼

拙展座谈会上,众师友纵论吾之诗书画印所从来,我插言道:“我不如众位学历丰富,曾于高校少则数载多则十数载,得众名师指导,系统精研。我之所得,实以与众位师友闲谈阅观中得来甚多。他人之识见心得,我闻见后即加以尝试实践,适者存之,不合者去之,中有可取者改造之。”这种学习方法,他人视之为碎片化,实最灵活实用,正所谓“留心处处皆学问”。我有一友,精于篆刻,每于他处见佳印,辄钩摹归去。白石老人曾自述,他两次选择钩摹《二金蝶堂印谱》。于学画亦如此,他曾钩摹过八大山人画的“鸭子”,背临过旅途中所见店壁上的“山水”。与王森然论艺时言:平生所学,不全从古书中来,也有从朋友及学生中得来。

白石老人说自己学别人,不是模仿,是为了学习人家的笔墨精神,并不在乎外形像与不像。他是一个靠市场养活的画家,作为商品,有些题材难免要一画再画,从他留有小稿以备日后照样再画的做法看,他学他人之画,笔墨精神之外,不可能不考虑到图像形式与画法。他在《题〈一童一叟〉画稿》中说:“丁巳客汴上,有瓷瓶卖者,余见其雕瓷甚有天趣,因戏钩其稿,将付儿辈,他日为有用本也。”或可视为“自供”。仔细回想,我“从师友间得来”的做法,与白石老人稍异,无论书法篆刻还是绘画,于我都属“业余”,并不赖此养活自己。我向师友学习,多取他们的理念、识见,创作时尽量避免与他人“在纹样”上接近或相同。

### 大笔更能得精神

齐白石画大写加工笔昆虫的画作历来大受世人喜爱和藏家追捧,据说如此“搭配”的最初出发点是为了画作好卖,价格也可以相应高些。白石老人是如何看待粗笔画法(大写意)与细笔画法(工笔)的呢?他曾对胡裳说:粗笔大写意,形神极工,是很不容易的事。也就是说,他认为大写意的难度远远高于工笔。他在八十岁前后论画贝叶时说:“一般人都喜爱工笔贝叶,他们不知道大笔的贝叶才更能得到贝叶的真精神,生长树上的贝叶哪能把纱样的叶筋看得清楚呢?”

齐白石的大写意少见生活活度,一般都是写悠悠、慢条斯理的生动。即使画的是鹰、蝴蝶、游鱼、垂柳也都是如此。唯有画虾,尤其是群虾,方见力争上游的场面,生趣盈纸。老人在心里是极希望自己能也像徐青藤、八大山人、石涛和高那样纵横涂抹皆成画的,他不止一次说自己甘愿做诸位门下的走狗,诸君不纳,饿而不去,亦快事也。但在实际创作中,他却始终未能作切实的尝试和改变。原因种种,市场因素当为重要的一条。

在艺术上,关于白石老人更看重粗笔写意这一点,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旁证,那就是他的篆刻。齐白石的篆刻被尊为齐派,在印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他的印风纵横捭阖,大刀阔斧,有屠龙斩蛟手段。在白石的印谱中,未见有纤秀一路程工稳的印。明代印人文彭,为文人印祖师爷之一,印甚工丽,从者如云,白石却批评说:“似文三桥,七八岁小孩皆能削得出来,偶尔一刻可矣。”不屑之情显而易见。老人在批(祥止印草)时对工作之印的批评直接明白:“不知祥止者但曰:‘白石祥止之不能刊细朱文字’,知祥止者但曰:‘祥止之工刻。’时流自以工刊者,羞杀也。”

尽管白石的画今天仍大受追捧,且不断刷新拍卖纪录,但若与他的篆刻和书法相比,以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论,当以印为第一,书法第二,画则居末。



## 糟味古风醉吾乡

□陆汉洲

启东人好客。远方的客人来访启东,启东人无不倾其所有,热情相待,将最拿得出手、撑得起台面的启东特色美食佳肴,奉献给八方宾朋。

地处长三角的启东,滨江临海,富有地域特色的美味佳肴琳琅满目,令人眼花缭乱。糟菜,便是其中一道点击率高、颇受客人追捧的启东特色菜。它鲜香味美、色泽诱人,吃了还想吃——恍若“舌尖上舞动”的一颗明星。

糟味,多为选择被风干或晾干的鱼,如黄花郎(黄花鱼)、带鱼、鲳鱼、鲫鱼、海鳗(海龙)等,用酒糟制作而成。它去腥解腻,营养丰富,口感极佳,为启东风味冷菜中的上品。

糟,它的第一释义就是做酒剩下的渣子,通常称酒糟。它亦有些别称,如红糟、酒醅糟、粕、甜酒,有许多地方直接称它为酒酿。陕西人称之为醪糟,过了秦岭,又称它为米酒或甜酒。醪的西字旁代表酒。中国第一部分析汉字的《说文解字》中提到:醪,汁滓酒也。表明醪糟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由来,那是从酿酒中获得的美味。

吃糟,系先秦遗风,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。源于秦汉,兴于唐宋,盛于明清。最早记载于两千多年前的《楚辞》。《楚辞·渔父》:“众人皆醉,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”南宋以后吃糟之风大兴,都城临安有卖糟鲍鱼、糟羊蹄、糟蟹、糟猪肉肉的;到元明清时,除市面上供应糟制品外,已发展到家庭自制,清代曹雪芹笔下的《红楼梦》里,就提到了糟鹅掌、糟鹌鹑之类的精致糟味;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收录了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叶流行的326种菜肴,涵盖了江浙等地的传统风味,包括自制的糟肉、糟鸡等;明朝郑和下西洋时,将福建的闽清糟菜带往海外,随后源源不断出口东南亚各国;梁实秋收入其散文集《雅舍谈吃》中的《糟蒸鸭肝》一文提到:《儒林外史》第十四回,马二先生见酒店柜台上盛着糟鸭,顿生强烈的食欲——“没有钱买了吃,喉咙里咽唾沫”。哈,一见这糟味就

“喉咙里咽唾沫”,可见其有多么巨大,也仿佛有点夸张的诱惑力了。

古人有云:“入口之物,皆可糟之。”此话靠谱,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糟味在民间食肆里的突出地位。

糟味的渊源与南北方的酿酒史,颇有颇多争议。一说“糟味为江浙专利”,其印象与江南深入人心的酿酒文化不无关系。然而,明代李自珍《本草纲目》载有“烧酒非古法,自元时始”。这里所指烧酒即白酒。白酒制作靠蒸馏法,而在用此法制酒之前,则是北方黄酒的天下。由此推定,以酒与酒糟为主要调味调制的糟味,并非没有始于北方的可能。不管糟味的源头在哪里,它的传播力已俨然跨越南北。随着时代变迁,依照不同地域文化,千百年来,糟味已在灿烂中华文化史上演绎出了各种地域文化特色的千滋百味。

鲁菜、川菜、闽菜、粤菜、江浙菜等菜系中的糟味各具特色,无一不是糟味世界的翘楚。而启东糟味,在江浙菜系中则占有一席之地,为沙地特色风味中的一大亮点。

滨江海而居的启东,成陆时间不长,南部地区仅二三十年,北部吕四地区也不过一千四百余年历史,然而,得益于祖先全是移民的历史渊源,启东这一方土地,便涵养构成了既有江海文化、江南吴越文化特征,又有其独特地域特色的厚重的沙地文化。

在现代冷冻设备的年代里,启东吕四一带渔民保存鱼货最原始的方法或腌制或风干。而将风干后的鱼货辅之以酒精,便成就了别有一番风味、令人百吃不厌的糟味特色佳肴。

传说中的吕洞宾好酒,不忘鱼肉。他每次来吕四,就着糟黄花郎、糟带鱼、糟海龙、糟鲳鱼、糟虾等美味佳肴,总是喝得烂醉如泥。吕洞宾喜欢喝产自自家乡山西芮城的堆花酒(后人称洞宾酒),吕四没有堆花酒,他并没有感到有啥委屈。当他一踏上吕四的土地,就喜欢上

了吕四人自酿的米酒。每当酒后醒来,他便又喊店家:拿酒来,但凡有糟味的鱼虾全给我上来。好一个吕仙,仿佛吕四糟味,是他下酒菜的最爱。吕洞宾先后四至吕四,或许就是冲着让他酒兴大发的那道糟味而来。吕四原名鹤城,因了吕仙的四次光临,方才有了今日沾点仙气的吕四之名。

吕洞宾喜欢吕四糟味的传说,深藏于吕四民间。它与吕四一带渔民自制糟味早已蔚成风气不无关系。甲辰龙年初夏的一天,笔者在吕四港镇石堤村与糟味制作“老把式”蒋炳生相遇。这位今年82岁的老人,从他爷爷算起,三代家传船老大,家里从不缺鱼货。从记事起,他奶奶就自己做酒酿糟鱼糟虾糟海龙了。奶奶说,她的这个手艺,还是跟她奶奶学的。蒋老先生说,当年奶奶做糟味简单,不像现在用那么多调味品这么讲究,但万变不离其宗。将鱼剖开,掏出内脏洗净,用清水浸泡至无血水,然后加盐腌制10至15分钟(腌制时间过长会太咸),接着就晾晒成七成干的样子,太干太湿都不行。下一步,就用盐、糖、生姜、味精、辣椒、花椒、高度白酒等十多种调味食材将晾干鱼货拌好,再一层鱼一层酒糟,在大青缸里封存一至两月,当透过封口的塑料薄膜发现糟味冒泡了,那就成了。当你打开封口,一股浓香便扑面而来。蒋老先生说,晾晒鱼货的最佳时间为每年11月,此时没有苍蝇骚扰。酒酿过去都自己做。将糯米洗净,浸泡24小时后蒸饭,然后用酒药在大青缸里搅拌,再封存24小时。封存的时间稍长一点,酒糟自然会显得老一点,糟味菜肴也好吃。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,吕四一带有人做酒酿的了。

不难看出,考究的启东糟味,颇有些来头,其幽深的源头便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沙地文化。



## 江海风物

编辑: 顾超 美编: 刘玉容 校对: 孙晓冬 组版: 蒋培荣



## 濠滨射虎

##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<sup>(五十六)</sup>

“匹夫犹耻国非国,百世以为公可公”(网络同义句二) 赞、顶  
作谜: 朱建铭 评析: 陈斌

本谜谜面为张謇题曹公祠联语,曹公即曹顶,为明代抗倭民族英雄,据史载:余西亭亭户曹大宾宾客,生儿发旋三顶,遂名“顶”。1921年张謇为重修的曹公祠题此联,上联“国非国”,即国将不国的意思,曹顶虽为一介匹夫,在面对外敌入侵时,勇敢地站了出来率部众抵抗,下联“公可公”,表曹顶此人可尊为“公”,为百世所传颂。

谜面为写曹顶之联语,按会意法直接扣出谜底“赞、顶”,即称赞曹顶。而作为网络词的“赞、顶”为赞同、喜爱、欣赏、支持之意。谜底“顶”由动词变转为名词,以扣谜面,底面呼应贴切、顺理成章,如此佳作,自然也值得我们赞与顶。

细赏此谜,除成谜技法自然通顺、雅俗兼具之外,其浓厚的南通元素,亦是一大亮点。张謇是清末状元,中国近代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。他创造性地经营南通城市建设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,由此南通被誉为“中国近代第一城”。谜面所赞者曹顶,原是明代嘉靖年间余西场盐民,应募御倭,屡立战功,后在追击倭寇时,因天雨泥滑,马蹶壕壁而遇难。旧通州诸志为曹顶立传于“忠义”类,传称:“州人称顶为长城,闻其死无不痛泣者。”此谜相关两位本地历史名人,一为实业大家,一为民族英雄,两者在通城可谓家喻户晓,深受百姓崇敬,更赢得世人无数“赞”与“顶”。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

## “桥见”乡思

□卢勇

我生于如皋西乡。老家周遭本没有桥,先是治沙,挖河建渠,最后造了桥。老家曾是治沙战场,但我生得晚些,并无治沙的直接感受,儿时常听父亲聊起治沙的艰苦和自豪。家乡留给我的记忆,是大人们一个个宽厚朴实、吃苦耐劳的背影,是日渐四通八达的河流沟渠以及水上大大小小的桥。正是父辈们用青春战高沙,用年华挖沟渠,用热血筑路桥,才有了我们儿时的美好。这些记忆,如今都幻化为我心头一座不朽的“桥”,桥的一头是故园,另一头是思念家乡的我。

刚记事起,我就知道旧居东头有条拉马河,旧居南头的卢庄河正在开挖。时值隆冬,天不亮,我们总是在酣睡中被工地上一阵一阵的号子声唤醒;晚间,我倚在门框上,遥遥望南边工地上灯火通明,挖河的号子声响彻云霄,幼小的心灵感到震撼。无论挖河造桥,父亲都是主心骨之一,总是冲在最前面。挖卢庄河的时候,我经常看到父亲作为挖河指挥,在凌厉寒风中奔波忙碌;建桥时,经常见他架着那台神奇的仪器丈量定准,或者对着图纸苦苦钻研,他甚至经常自己设计图纸。父亲成天忙里忙外,平时很难见到他的影子。即使能看到他骑着那辆标志性的自行车从门前经过,也只是一晃眼就过去了。

把卢庄河挖好,我们家又在河边建起了瓦房。旧居是三间草屋,四面漏风,屋顶漏雨,早就在风雨中飘摇欲倒。卧室南墙曾在一个夏日风雨中咣当一声倒下,把幼时的我们吓得哇哇大哭。所以住上瓦房,是我们心底的向往。但不知怎么回事,新房盖了很久很久,似乎盖了一年多?其间还发生过柱子倒下砸伤五祖父脚趾的事故。后来知道,盖房不仅要有速度,关键还要有钱。关于这段往事,父亲没少感叹,建那六间瓦房,真的吃尽了苦头。自己穷,亲戚朋友也都穷,到处借不到钱。

后来勉强盖好房子,全家搬过去,日子稍稍好了点。此后的一个早晨,父亲正吃早饭,我正睡眼惺忪地起床。忽然看到父亲把碗筷一放,猛地一站,兴奋得喊起来:呱呱,有指望了!后来知道,那个早晨,广播里传来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的大好消息。父亲常回忆起那一刻,说他那天感动得不得了,甚至掉了泪。日后父亲也将哥哥和我送进大学……

卢庄河把村庄一隔两断,所以河挖好后就是造桥。桥址距我家区区百米,建桥队就在屋后搭了工棚。彼时我最喜欢跑到工棚去玩。我跟那里的叔叔婶婶玩纸牌、下象棋,还能跟他们去建桥工地上玩耍,最主要的是能等来好吃的。叔叔婶婶们经常从牙缝里挤出来一点,偷偷把香喷喷的大米饭、油光发亮的红烧肉给我盛上。这辈子里最好的白米饭和红烧肉,都是在那个工棚里吃到的。那间工棚,是我感知幸福和快乐的桥。

也就在造桥前后,正逢改革开放,农村开始了土地承包责任制。我家姊妹多,下面仨年纪小,父亲成天忙得不着家。母亲身块小、体弱多病,屋前屋后、承包地、猪圈、鸡窝、灶台,孩子们的点点滴滴,妈妈能应付下来就非常不易了。我印象最深的,是我们睡觉时,妈妈点着煤油灯,在棉朵儿堆(提前把棉朵儿摘下收回家)上,一边打呵欠一边摘棉花,早上醒来看到妈妈还在棉朵儿堆上忙碌。为了支撑家务,勤劳的妈妈那个时候睡眠极少,体力严重透支。到了农忙,妈妈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,即使父亲放下手头工作、姐姐回来帮忙(彼时姐姐刚出嫁),还是来不及抢救抢种。这个时候,左邻右舍的伯伯叔叔、大妈婶婶,都起早贪黑过来帮衬,有的在我家好几天连轴转,等到把我家忙活好了才安心回家。那个时候,所有的这些帮衬既没有“工分”,也没有报酬。现在想想,我的乡亲们多淳朴啊,正是他们无私的援手,他们在我家难时的雪中送炭,搭建了我们通向未来温暖的、友善的、亲情的桥。这段真情,终生难忘。

从村头到村外,从家乡到异乡,从国内到国外,从幼时旧居旁渠上三两步走过的无名小桥,到村头的卢庄桥、蒋岱桥,到后来高中学校旁边的红旗桥,再到都市里闪烁着霓虹灯的立交桥,跨越大江大河的铁索桥、斜拉桥,人生的桥越走越远,越走越远。但很多的桥,走过就走过了;唯有村庄的桥,家乡的桥,如今梦中的桥,它们虽或窄逼、或破旧,或无名,但我心存感激,心存眷恋,心存骄傲。那些桥,父亲造,乡亲造,家乡造;那些桥,承载梦想,托举成长,带来希望;那些桥,走过懵懂,穿越岁月,放飞梦想;那些桥,跨越贫寒走向富裕,连通过去和现在,也将连接未来。

作者简介:卢勇,现职二级教授。江苏省社科联、江苏省科协等省级研究基地负责人、江苏省委教育工委民营经济同心教育基地负责人。